

滔滔孟夏兮

□路也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初夏天气暖和风清日朗，百草万木茂盛蓬勃生长，这是屈原投汨罗江之前作《怀沙》的开头句子，写的正是农历五月初五左右。

我们的传统节日全都与“吃”有关：春节吃水饺，元宵节吃汤圆，清明节吃冷食——在北方吃鸡蛋和凉饭，在江南吃青团，中秋节吃月饼，而端午节，我们纪念一位诗人的方式竟然也还是“吃”，仿佛我们是用肠胃来思考和记忆的。

我从小就不喜欢吃粽子。主要是不喜欢粽子那五花大绑的模样，包裹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像个守身如玉的老处女，看去让人感到压抑，那些绳子或线，对于缺乏耐心的人来说，要动用牙齿去咬或用剪刀去铰，实在麻烦。最早是父亲向我讲了粽子的由来，说屈原跳江自杀后，当地老百姓往江里撒米喂鱼，以避免鱼们去吃屈原的尸体，后来就用吃粽子来纪念屈原了。以后我又从别处读到另一个为何吃粽子的版本，说屈原其实不是自杀，而是被楚王派人谋杀的，捉了屈原将他塞到麻袋里去并以绳索紧紧捆绑，扔到了江中，后来的粽子其实就是模拟了当时的情状。这后一个版本实在荒唐，不可信，同时还是对屈原的误解和贬低，竟把屈原弄成了一个偷生不成的人。

读读屈原的诗就知道了，他是一个有着孤傲、自负、狂放和激烈之性格的人，还是一个不肯生活于瞒和骗之中，同时一定要对真理追根究底的人。《离

骚》写得多么自信又多么绝望，那首《天问》里的170多个对大自然和历史的不懈追问，恐怕只能归结到上帝那里去了，非得动用整整一本《圣经》来回答不可，这大概是中国人最早对绝对真理和普世价值的向往吧，里面已经有了宗教信仰的端倪。那《招魂》不管看成是屈原所作还是宋玉因哀怜屈原而作，总之都与屈原有关，东西南北上下都没有安置灵魂的处所了，所以魂兮归来，回到美丽人间来吧，这多少有些类似于海子在自杀前写下《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本想用对世俗生活的眷恋来论证活下去的必要性，本想用生存本能去战胜死亡本能，却最终不可得。至于《怀沙》其实是屈原以诗的形式写下的绝命书，里面将自己要死的原因写得清清楚楚、毫不含糊，一个真正的君子在污浊的人世间活着是屈辱的和悲伤的，只有死亡这条路可以了结这一切不公平，因此表达了赴死的决心。他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死亡的回避态度“未知生，焉知死”，直截了当地改换成了直面人间惨淡并向死而生的“未知死，焉知生”。

一个朋友向我表达了她的一种直觉：宋朝是一个界线，宋朝以前的中国不像中国，宋朝以后的中国才像中国。我想，其实这个意思同样亦可以表达成：宋朝以前的中国很像中国，宋朝以后的中国不太像中国了。关键是，真正的中国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屈原对于生死的

态度是中国文化的另一面，是一种非典型中国文化，他是几千年来能够直面死亡的极少数中国人中的一位，退一万步讲，即便完全不符合中国正统文化中的死亡观，屈原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天才向来都是时代的特例。那些把屈原说成是弄臣和愚忠的人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屈原是谁？他是中国的哈姆雷特，“是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

幸亏有了——一个屈原，或许还要加上一个庄子，对周吴郑王的儒家进行了大的补充，对“暮春者，春服既成”那类胆怯的小浪漫进行了大的补充，否则这文化该是多么乏味且令人窒息！

端午节是中国所有节日中最深情的节日，最有着南国风味的节日，是一个惊采艳艳的节日。当我们在吃粽子的时候，不妨想想屈原吧，不妨读读楚辞吧：“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那里面有一个真正的中国在，那里面有一个典雅而烂漫的国度在。

又访屈子祠

□何立伟

屈子祠

离你怀沙自沉的地方很近

你仍然站在那里

辽阔楚天 莫测风云

你观察 沉吟 两千年不断

一阵阵的罡风吹来 你衣袂翻动

一阵阵的潮水漫上 你目光凝重

人间换了多少布景

舞台上

仍然上演艰辛的民生

苦难 和哀恸

因为你站在这里

大地上的诗人 永远难有

安静的灵魂

这首诗是我从屈子祠回来后写在一个小本子上的。上周三，我跟两位媒体的朋友一道前往汨罗，一来是去看一位年轻的朋友；二来端午近了，我亦应景，去看看屈大夫。

这是我第二次来，屈子祠里没有新添任何内容。陈列的，基本上是任何一个中国的中学生都知道的公共信息。没有什么实物可以佐证他在湘地的流寓生活，更无资料显示他在投江自沉之前的思想与情感波澜。之后的几天，我在网络上看到章诒和的一则微博：“有读者书投北青报，以昆明袁嘉谷、李公朴、王九龄故居为例，质疑故居全被开成餐馆的做法。我想开餐馆多少有些无奈。任何故居须有丰富的藏品、有序的陈列和生动的讲解。以李公朴故居为例，里面

陈列什么？讲什么？陈列他的遗物手稿吗？讲民盟历史吗？当今可能都做不到。那只好就由‘看’变为‘吃’了。”章诒和说的这种情形，屈子祠大体相当，只是屈子祠没有人拿它开餐馆罢了。这个祠堂有一个壳，却没有让人触动不已的内容，尤其屈子投水在汨罗江，却没有屈子与这条江水的关系的任何史载。

它就是一座祠堂而已。我坐在祠堂前的一把遮阳伞下，喝着一位大婶摊上的芝麻豆子茶，在心里怀想一下屈子，所谓献上一香一瓣。湖湘在文化上向来自诩“屈贾之乡”，亦即谓屈子乃是湖湘文化的精神源起。更大范围地说吧，中国的文化，在源头上，追溯的是《诗经》、《楚辞》以来的诗的传统。屈子似应是整个中华文化的精神性的起源之一。他的《楚辞》、《离骚》，不只是诗的高峰，文学的高峰，也是中国文人在精神上的高峰。他是中国作为诗国的先驱和拓荒者。在他之后，诗歌的河滚滚流淌，迄今不绝，成为中国文化最有生命力和最有体温的载体。上个月参加一个百万职工读书节活动，举办方让我推荐一本书，我毫不犹豫地就推荐了《唐诗三百首》，我的荐辞为：“从三百首唐诗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决决中华作为诗之国度在汉语言文字上的诗性的灿烂，和汉民族在文化性格上的温柔敦厚，以及中国人情感上的细腻丰富和情怀上的博大深沉。任何时代，人类的心灵皆需要诗的浸润

想象端午节

会从五月初五午时开始肇生，于是人们就在那天午前，给小孩子涂雄黄，饮用或喷洒雄黄酒，萸蒲酒，悬挂菖蒲、艾草，洒扫庭院，在屋脊上及各阴暗处撒石灰，洗艾澡，佩香囊，缠五彩线等等。这种种习俗不单单是仪式，而且是一次全民性的防疫、消毒和大扫除活动。

时移世易，到我小时候，端午节已经没有这么丰富的内容了，端午节的来由只剩下纪念屈原一个，除了吃粽子、悬挂艾叶，不记得有别的什么活动。后来“文革”破四旧，传统节日一概被视为封建迷信彻底革除，以至于今日有人甚至把端午节叫成了粽子节。倒是听母亲讲过她小时候过端午节的一些事：早上还没睡醒，大人已经用雄黄酒给她涂抹额头了。老人家最喜欢谈的是端午节前缝制香荷包的事，她家是大家族，女孩多，大家发挥各自想象力和针线活的技术，每人都做好几个，比谁做得精巧漂亮。做好的香荷包里装上各种香料，挂在脖子上，走出一路袭人的幽香。多余的就在自己的蚊帐里漂漂亮亮挂成一排，夜里香气氤氲，即便是睡觉不老实蹬开蚊帐，蚊虫也不敢贸然进入了……

在母亲的讲述中，我想象着过去端

午节的生动画面，想象着大人在小孩子额头上用雄黄酒涂抹“王”字，传递的亲情和祝福；想象着缝制香荷包、比赛手艺人给人留下的温馨的童年记忆。那个已然变得遥远的美丽繁富的节日，具有怎样的魅力，使得已经进入耄耋之年的母亲忆起时仍能露出童稚的神情，似乎瞬间变回了一个眼睛发亮的小女孩。我终于明白古人的用意了，在农忙季节插入这个端午节，好像插入一曲田间歌舞，一张一弛，诗意顿生，这是何等智慧的创意啊。

近些年在南方，为活跃旅游经济，每年的端午节都有赛龙舟等活动，多是当地官方所组织。在世俗社会开始回归的今天，民间该如何找回丢失许久的端午节习俗呢？我以为，纪念伍子胥、曹娥等源于传统主流意识形态的习俗丢也就丢了吧，但是源于民间信仰，承载着民众祈愿和祝福的防病驱邪的习俗，比如佩香荷包、涂抹或喷洒雄黄酒、插艾叶菖蒲、洗艾澡、吃五毒饼之类，应该恢复起来，光大发扬下去。这里的意义不仅仅是专家们说的使之成为全民性的防疫卫生节，还因为这些习俗会在童年时就给人的一生涂上爱和美的底色。



端午节与文化焦虑

□林少华

端午节到了。端午又称端阳、重午。时值春夏之交，风和日丽，天朗气清，莺飞草长，落英缤纷。同中秋一样，都是一年最好的时节。自唐宋以来，便是官民重大节日，只是从上世纪中期才趋于没落，以至于一些年轻人只知“五一”而不知端午。说得极端些，直到被邻国“抢注”了，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还有这么一个宝贝节日。官顺民意，两三年前端午节终于恢复法定节日地位。虽然一度有地方政府和网友为了促进消费而呼吁恢复“五一”长假，甚至闹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所幸国务院高瞻远瞩，重申法令，不予认可。如今大家开始习惯了，天南海北，其乐融融。

在所有传统节日里，我尤其偏爱端午节。因为它是传说中唯一同文学、同纪念一位诗人有关的节日。这样的节日在世界范围内也绝不为多。足可见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文学、对诗人，特别是对屈原这样忧国忧民正道直行的孤独诗人怀有非同一般的尊崇之情。换言之，端午节不仅仅意味着吃粽子、划龙舟和插艾蒿，更是一个文化符号，一个唤起我们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的独特符号。

毫无疑问，经过洋务运动和五四运动，一百年来我们一度亲手斩断了传统文化这个自己的根，尤以“文革”荒唐和惨烈；同样毫无疑问，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国元素正在越来越多地参与世界文明进程。作为证据，我们有了各种标以MADE IN CHINA的大小花花绿绿的工业产品。那么文化产品呢？文化上我们能拿出什么？总不好意思说我们有“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以及圣诞节情人节狂欢节愚人节吧？总不能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有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康德、笛卡尔、叔本华以及阿里斯托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卡夫卡和村上春树吧？而只能说端午节和屈原。

问题是，眼下即使把端午节和屈原喊得再响，恐怕也很难引起多少回声。就连美国许多社会学家都在忧虑日本卡通的流行影响美国的下一代，可忧虑我们什么呢？孔夫子、花木兰，还是红高粱、大红灯笼？依我看人家什么都不忧虑，因为人家在文化上没有什么可叫人家忧虑的。此乃我们的文化焦虑所在。但作为当务之急，更在于如何完成深刻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而其重要载体之一，就是传统节日，就是端午节，就是屈原，就是《离骚》。我们固然需要长假拉动消费，但我们更需要端午节和屈原。这是我们的根，我们的“出生证明”，我们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DNA，我们的文化血脉。文化上的混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固有的血被“透析”掉。假如真有那么一天，我们只知道圣诞节而不知道端午节，只晓得风骚而不晓得《离骚》，那么我们算什么呢？所幸，我们还可以重拾端午，重新出发。

■编辑：孔昕
■美编：马晓迪